

1941

年

第

3

卷

第

1

期

資治月刊

譯文專刊

民國卅年一月五日

第一期

第三卷

兒童戲劇運動在香港的意義

曾昭森

去年教育部頒佈各級學校兼辦社會教育的法令之後，本大學隨即有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的組織。筆者去年充任該會的委員，曾提出過在香港推行兒童劇場運動的意見，認為此屬值得以大學的力量去推行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後來又於閒談中與本港青年會副總幹事趙甘霖先生及少年部幹事盧秉良先生談及此事。事隔一年，今果見香港青年會不避艱難去積極提倡此舉，而推動此事之主幹人盧秉良君又適為本校同學，尤感興奮。去月復盧君邀請到該會發起之兒童劇場指導委員曾說說兒童戲劇運動的意義。當時因為時間短促，祇說得一點大意。其後又承其索寫一篇文章，於是把個人的一點意見寫出，用以表示我個人對於這個運動的一貫的興趣及對於「起行」的人的欽羨與擁護。

——昭森附誌

兒童戲劇運動在香港經已由青年會少年部負責發動起來了。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社會舉動，並且具有充份的可能去成爲一種偉大的事業的開端和去創出兒童福利事業的新歷史，去寫成一頁不朽的歷史紀錄。我在這裏發表這篇意見就是想表示我對於這個運動的擁護和期望。

我知道自己不是具有什麼特別資格來發表關於兒童和戲劇的問題的意見。雖然我曾經做過兒童和也曾看過戲劇，但我却不是兒童研究的專家，更不是戲劇的專家。不過我以為大凡對社會懷着關切的人，和從事教育的人都有這個資格並且應當負有這個責任來說關於兒童的生長及國家社會的幸福的話。

從理論上來說，兒童戲劇可從戲劇的觀點出發，又可從兒童的觀點出發。從戲劇的觀點出發，或可把觀衆的性質分爲成人戲劇，青年戲劇，兒童戲劇之類，因而視兒童戲劇爲戲劇中的一類。若從兒童的事業的觀點出發，則可就兒童事業的性質分爲兒童運動場，兒童醫院，兒童劇場等等，因而視兒童劇場爲兒童事業的一種。雖然兩個觀點是沒有衝突，但我却想從後的一個觀點來看這個兒童戲劇的問題，來發表我對香港今日推行兒童戲劇運動的意見。我認這個運動是以兒童的福利爲中心，劇場就是一個易於運用和達到這類的目標的工具。雖然我們的戲劇運動不能，和不應，擺脫戲劇的藝術方面的發展，但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來發展這件兒童事業，藝術的發展要當作是一個副作用來看。

二

今日的兒童，尤其是我們在這裏親眼看見的兒童，和我們一起在一個都市居處的香港一般貧苦流浪的兒童，真正等待有心的人的營救了。他們不知道怎樣去營救自己，更沒有這種力羈把營救自己的方法實現起來。他們在營養不足，衛生不良，知識愚昧，精神痛苦，思想惡劣，手段殘酷的環境中，日逐日的，年至年的，來度我們寶貴的年華。這使我們不特愛他們虛度了他們原屬最可歌頌的童年可惜，並且要為他們長大起來以後的不健全的體格和人格可惜，為着國家上「人的資源」的耗費可惜，和為着社會的前途懷着隱憂。雖然在個不幸的兒童的問題，大部份是貧乏的問題和社會制度的問題，非局部的和裏所能根本解決的。但是在根本的問題未有解決以前，或是在某些社會不能，和不曾，採取根本的辦法的時候，我們都應盡一點微力，看看在根本辦法之外能夠做些什麼。就算是什麼都不能做，祇能令一羣苦悶的兒童有過一次的傾心的大笑或有過一次健全團體生活的嘗試，這些經驗必是有價值的而這哈哈大笑不會被人看作是貧兒的奢侈品吧。

是的，在香港街頭巷尾的兒童是常常討人厭的，我們祇要放開眼簾就見到無數的衣衫襤褸，滿面污垢，望而生厭的兒童。在路旁車站的地方，又不少「乞兒」，專事纏綿不去，總要使你感覺極度不安，為討錢手段，間或三五成羣專做強搶婦女的銀物 and 破壞舉動。這些事情真使人可惱可怒，甚至想向他們報復的。但是我們平心靜氣的來想想，就知

道這種行為的責任不能完全放在他們兒童的身上。就在他們這些可惡的舉動中，常常都有露出他們掩蓋不盡的天真。想起來，他們每一個兒童本來都有愛他的父母，若不是因為飢寒的交迫，都不想再在馬路上過着流浪的生活的。其實他們都是和我們在憲法的原則上是應享有生存同等權利的同胞；從人類歷史因緣來看，他們和我們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時代伴侶；若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說，他們和我們在上帝的面前是兄弟的。倘若我們抱有「使天下溺者猶已溺之，使天下飢者猶已飢之」的責任精神，又倘若我們認定「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是指這些事，我們就稱有教育的人就要把責任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三

對於今日香港正在開展的兒童劇場運動，我們所想的不是這個運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創舉，而是香港是否一個適宜於推行兒童劇場的地方。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有幾點。

從一方面來說，香港有兩種適宜於兒童劇場運動的兒童：一種是盈千累萬的街頭兒童，是被剝奪了一切正當娛樂的機會的；一種是不屬少數的良好小學的兒童，是活潑多才而喜歡服務人羣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香港是一個「娛樂」意識很為濃厚的社會。我們試看戲院的林立，觀眾的擁擠；球場，泳場，舞場，馬場，遊樂場的熱鬧；麻雀，卜架，天九的不分日夜場合，就知道香港是一個特別愛好「娛樂」的地方。因為香港的諸色人等，無論什麼農

商，無論閩媛，娼妓，無論雜役，大班，都是過着充份的娛樂生活的。所以若果有人提出「兒童劇場」，在香港的人看來，不會覺得突兀，成人要有娛樂，兒童也要有娛樂。成人有成人戲的戲劇，兒童也應有他們的戲劇；這些理論想是不難見到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香港是一個慣於舉辦「慈善事業」的社會。大凡一個充滿貧乏而同時具有人道觀念的社會，對於下層社會生活的改善，若果不採取急激的改革手段的，就必定從「慈善事業」的鼓勵的方法求解救，去解救社會上的不安，和解救「人道主義」的人們良心上的不安。我們試翻英國的社會史一看，尤其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的貧民問題解決的經過，說很明白「慈善事業」在不列顛的社會的位置。所以若果有人以救濟街頭的兒童為目標而去提倡兒童劇場，就必不難博得樂善好施「慈善為懷」的香港社會的許可和贊助的。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香港委實不失為一個藝術文化的據點。他有不少的劇場，劇團，劇社，電影攝製場所；又有許多名劇的介紹和排演，又有許多戲劇作家，導演家，批評家，名演員，又有許多文化藝術的團體，出版，和集會。有了這個充滿便利，刺激，和鼓勵的環境，兒童戲劇的發展總不會自生自滅的。

四

兒童劇場是蘊藏着許多方面的教育機會的。我所說的「教育」是廣義的教育，是指培植兒童人格生長的一切措施，而這種生長當

然是指於個人有益和於社會有益的。兒童劇場的活動是有正的活動和旁的活動，而每一次戲劇演出的場合，都有許許多多的活動在進行中。自然的，主體的活動從演員的觀點，就是那齣戲在台上的一切的排演行為，從觀眾的觀點，就是台下的一切的排演行為，從思想，和一切喜，怒，哀，樂，愛，惡，欲的反應行為。無論在台上抑在台下，活動都是有價值，智，體，羣，美，情緒方面等等的重要，我們應要十分注意把他做成有價值的活動，這又是無疑的。但是在一個戲劇的演出的場合，除了主體的活動，還有其他同來的活動和附帶的活動。譬如，劇場的觀眾是一個集體。一個集體就有他的集體生活了，例如，觀眾入場及退場應有的行為和不應有的行為；開演前，開演間，和開演後應有和不應有的行為；如先後排列成行，不爭先恐後的行為，有規有矩的鼓掌的行為，服從主席和招待員的行為，維持秩序的行為等等；又如關於羣衆生活的衛生行為，如衣服整潔，身體，手，面，和牙齒的清潔，會場空氣的顧及，咳嗽，吐痰的抑制，和疾病傳染的防禦和避免等等；又如關於羣衆生活中自然而然養成的態度，與行為，如對於社會的許可和不許可的意識等等的養成。這些都是兒童劇場的活動。所謂附帶的活動即是指那些插在劇前，劇後，和幕間的其他秩序節目，如音樂，歌詠，故事，演講，批評，討論，時事報告，科學或體育表演等等，這些活動無論是由台上的人担任，抑由台下的人担任，抑或由台下的人共同或分別担任，都可成爲很有教育價值的活動。此外尚有藉着每次集會的前後所能給予兒童許多機會和有益的事物接觸，如圖書閱覽，展覽，談話，諮詢，運動遊戲，等等。所以我們提倡兒童劇場，我們應當指出他是有許多相連的活動，是能以給予兒童許多富於教育意味的經驗。

五

有些人聽到「兒童戲劇」的名詞或許就想像他是一羣兒童對着一個戲台，坐看來着白話劇演出的事情。這個也許是一兒童戲劇的一個普通狀況。但是「兒童戲劇」不祇是兒童坐着來看的事情，而且亦是兒童在台上演劇的事情。「兒童戲劇」不祇是白話劇，而且亦是歌劇，影畫劇和傀儡劇；可以有聲劇，亦可以是陸劇。「兒童戲劇」的劇中人和演員，不一定是兒童，而亦可以是成人，甚至可以是動物和傀儡。「兒童戲劇」的問題不祇是演出的問題，而且是寫作的問題，於是不能是成人寫作的問題，而又有兒童寫作的問題了。關於上面所舉出的兒童戲劇的各方面的問題應如何去敲擊，這就是有待於戲劇專家的多方指導了。我在這裡却想提出個人認爲兒童戲劇應要注意以兒童爲中心的三個原則。我仿用林肯關於民主政治的名言的語調說出，(一)劇應是爲兒童而寫作的，(二)劇員是由兒童担任的。(三)觀眾是由兒童組成的。換過來說：兒童戲劇是要給兒童看的，由兒童做的，爲兒童寫的。

關於演出的方面，我不是反對由成人演出來給兒童看的戲劇，因爲成人演出給兒童看的戲劇。正如由成人寫出給兒童演的戲劇一樣，有許多是很有價值的。不過，祇有在兒童担任演出的過程中，兒童才能夠得到表演的興趣與經驗。所以由兒童演出的一點是應當視爲常事。關於劇場的後台工作，有些人頗以爲是兒童的力所不能及的，在這些情況下，自然就要有成人指導和扶助，猶如兒童在教室的活動都要常常由教師從旁指導及扶助一樣，傀儡的戲劇就可避免後台問題的一點困難，因爲在傀儡劇一般的規模，

本期目要

- 兒童戲歷運動在香港的意義：曾昭森
 讀「武畧」筆記：梁學輝
 美國與遠東：黃比德譯
 英德之封鎖戰：丘維濟譯
 民族主義和國際戰爭：洪傑超譯
 我爲什麼擁護私營企業制度：小沅譯
 拿破崙與阿道夫：登火譯
 民主政治之我觀：情譯
 古籍中周前政治思想：陳宏志

後台和服裝等的工作，兒童都可以充份的去擔任來發展他們的經驗。在兒童福利事業很發達的兩個國家——蘇聯和美國——近來兒童傀儡戲劇得到很發達，這或許就是一個重要原因。

六

在香港提倡兒童戲劇，大概應以什麼的兒童為對象呢？正如上面所說過的，香港的兒童，我以為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幸福」的兒童，一種是「不幸」的兒童。這分法是很隨便的，但却合這段討論的用處。我所

要順帶聲明的有兩點：第一，所謂「幸福」與「不幸」是指生在富有的家庭和生在貧苦的家庭的意思。雖然，生在富有的家庭的兒童不一定就是幸福，但是從物質的供應上着想，就總要算是幸福了。至於今日生長在貧苦的家庭的兒童，就真要算是不幸而沒可懷疑的了。所以無論「幸福」的兒童是否幸福，「不幸」的兒童真是不幸了。第二，在豐衣足食的兒童和朝不保夕的兒童中間，自然有許多羣的兒童。我以為為着方便起見，仍然分作這兩種兒童來討論，近乎富有的就當作是幸福的兒童，近乎貧窮的就當作是不幸的兒童。

我主張在香港的兒童戲劇運動是應當以「不幸」，沒有機會的兒童為對象，以他們為觀衆的主體。我的理由是很簡單。今日香港的富有的家庭的兒童和有機會讀書的兒童不能算是被忽略的兒童。雖然他們的娛樂，甚至他們所看的戲劇，都有許多要待改善的地方，但是負有這個責任的人還有許多他們明理的家長和教師，而且他們的生活雖是美中不足，但都要算是有相當的調節的了。但街頭的兒童，流浪的兒童，家貧的兒童，就什麼教育機會和健全的生活的嘗試都沒有。我們當急之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我以為香港的享有優越機會的兒童不會因此而感到不高興的，因為耶穌闢于浪子的父親對長子的談話所說出的道理，想是他們所能服膺的。我根本就相信香港的良好學校的兒童是很熱心服務和具有犧牲為人的精神的。若果得有適當的指導，他們必定能夠認識為大衆的貧苦兒童而去推動兒童戲劇運動，比較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去推動兒童戲劇運動更為有意義。況且從教育和社會的觀點，我們怎知幸福兒童去為不幸的兒童服務不是幸福的兒童將來最大的幸福之所寄托呢？「給予人家比較受人給予是更屬有福的事情！」

上面一大段話是關於觀衆的對象的意見。至於戲劇的排演的活動，戲劇寫作的嘗試

和許多劇場秩序其他的責任，因為種種環境的關係，總要先由有特殊機會的兒童擔任了

七

在香港去推行兒童戲劇運動，我心裏總像或許有人會提出這類的困難：一般貧苦兒童在飯都沒有得吃的時候，為甚麼有人去提倡兒童戲劇運動，難獨戲劇能够抵餓嗎？我認這個問題是有價值的，我們不應努力於不着邊際的事情。為事業而事業是何苦呢？但是我却有幾點答覆：（一）提倡兒童戲劇的人不是說吃飯是不重要，又不是提倡用看戲來替代吃飯。不過，提倡解決香港的食飯問題的人就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力量和決心，空言是無補的。我們提倡兒童戲劇的人知道我們力之能及的祇能去幫助解決那些沒飯吃的人食飯之外的生活上其他的一點要求，而戲劇又是於人有益不是而於人有損的。（二）貧苦的兒童的衣食問題的解決，不會因為提倡兒童戲劇運動而受打擊的。反而因為有了這個運動就會引起社會人士對於平民的生活的艱苦認識清楚一點，和同情的增廣。兒童戲劇運動可說是兒童福利運動的一個促進的力量，和食飯的問題的解決是相乘而不是相左的。（三）人的生活，不單是靠麵包的一種東西來維持的。人不是為食飯而生存；食

飯都不過爲着使到個人得到生活上的其他享受而已。戲劇不祇是一種娛樂，而且是使人得着鼓勵，刺激，興奮，和得到做人的意義和趣味。在今日的貧乏的社會裏，他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使人獲得新生命的工具。

或許有人又會提出這類的疑問：兒童戲劇運動者要提倡，何必要在香港，而不在我們的自由中國？我們何苦在國外的地方來花費我們的精力呢？我的答覆是很簡單：在中國國內提倡固然是很好的，但是在香港來提倡，也不覺得怎樣不好。因爲大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是中國人的精神所要寄托的地方。香港是一個百萬以上的中國人的居留的社會，是一個龐大的華僑集體，我們爲着香港街頭巷尾的兒童服務，就是爲着香港的華僑服務，就是爲着我們的國家和人類社會服務。在這裡所費了的精力不是徒然的。

最後，我想說，香港的兒童戲劇運動自然有香港的做法。雖然，提起兒童戲劇每每有人就想起蘇聯的兒童劇場。蘇聯是很注重兒童福利事業的，所以兒童劇場是十分發達。他的劇場一切措施和他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理想和建設是一貫的。我們在香港來提倡的兒童劇場，當然就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蘇聯有蘇聯的做法，香港有香港的做法，這是無須引起疑慮的。

讀「武略」筆記

梁學輝

按此篇摘錄自「戰鬥秘訣」一書，此書爲余四年前自修時之筆記。古今名將之嘉言，可爲法則者，輒錄爲大綱，並繫以辭焉，凡七百三十二條。今日戰爭學說之進步，與技術之發展，其中固應有增損之處者，惟格於時間，未能重新校閱，祇得將昔日所記錄之原稿刊出而已，請讀者原諒。

學輝誌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夫軍旅之事，務宜機密，故言兵以靜勝，靜則敵不能偵伺其端倪。至於舉國而戰，即今之所謂全體性戰爭，若以全民之戰，則必須要全國意志集中，然後能精神獨注，故言國以專勝，專則敵不能煽動其陰謀。孫子曰：「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又曰：「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前者言兵以靜俟若處女，候敵人有隙可乘，則敵人無異自開門戶以延吾攻。我專爲一，則敵不能施行各個擊破政策，分化我士卒，間離我將帥，此皆言吾以兵靜國專而勝敵之兵躁國分。

力分者弱，此言兵不能靜，兵分則力薄，按此點爲近代兵畧家所重視，克氏戰爭學說，嘗屢言兵力集中之重要。堯石曰：「不論在時間上地域上皆以將全兵力使用於同一地點爲目的」。此皆主張兵以合爲勝。心疑者背，言國不能專，上下心疑，不能團結背叛者起，其亦能勝敵哉？吳起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夫兵靜則能治氣，國專則能治變，治力者強，治心者勝。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與孫子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同一法，見戰鬥秘訣六十三條。不必勝而言戰者則所以墮國聲，不必拔而言攻者則所以萎軍威，是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昔金侵宋，改趙范池澤二州，上書曰：「淮東之勢，日異月新，議通款，議殺兵，議清野嬰城，議烏合浪戰，以敵詞順逆爲喜懼，因敵兵進退爲寬緊，均爲失策，

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矣！今爲不可勝，爲過敵，游擊討賊，三軍響應逼陽山，天長過盱眙，各增戍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堅壁以挫其鋒，不來耀武以壓其境，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彼雖欲深入，畏吾搆虛，此過寇之兵。盱眙之寇，素無蓄積，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時剿殺，此游擊之兵。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兵精校勇，器利，練習，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心術念慮，必人人親上死長，半年可以強國，一年可以討賊矣。

兵家勝敗之機，變於頃刻，必先爲不可勝，而後足以待敵之可勝，不然，敵雖有隙可乘，而我無以勝之，亦未免坐失時機。

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求亡子言必欲獲之意，救沉溺之人，言必欲濟也。此點即現代兵家所謂會戰真諦：使敵人潰滅，或破壞其指揮，軍紀戰術之連繫，各部隊與兵力之組織。唯

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達到勝利。找尋敵人攻擊，其急若求亡子若救溺人言其追尋會戰之決心也。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

勝於朝廷者謀定也，勝於原野者計行也。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何應欽上將爲之注曰：「在尙未交戰之時候，先把敵我之情形，兩相比較，詳計其算數，默察其微候，便可以知道敵我之實力，既知強弱，便可以決定攻守，既知長短，便可以決定取舍，既知虛實，便可以決定趨避，知己知彼，焉有百戰必勝之道理。」

先人有奪人之心。

馬斯德(Massey)曰：「所謂恐怖者，非婦人狂呼之恐怖也。婦人之恐怖，未必皆係因戰爭而發生者，但發生於戰爭之場合者，亦不能謂爲無有。另有一種恐怖，彼能襲擊人之雄心，使之懷然，引起戰敗之自棄，此爲最惡性之恐怖。」

威勝者奪力，恩勝者奪氣，義勝者奪心，奪其力則勇者不及拒也，奪其氣則智者不及謀也，奪其心則携者不能貳也。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

兵固貴於奪敵，但人徒知於敵求奪，而未知所以奪敵者不在交鋒接及之時，而在默移潛轉之計。指揮官必須將精神貫注於自己之軍隊，使其發揮最高度之戰鬥力，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將之馭士我之破敵，未有心不服，氣不懾，而能得其死力者，後世多輕視心，重視氣力，何哉？

上下同欲者勝。

法與「令民與上同意」同，見第一百四十五條。

自古用兵，未有不得人心而能立國者，鄧禹之望風迎附，曹彬之所至悅服，皇甫規之三軍感泣，王彥章之士卒刺面矢忠，非同欲何以至此？同欲者，三代之直道，要非溺愛私恩也。志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兵貴謀而賤戰。

謀所以始吾戰也，戰所以終吾謀也，是

美國與遠東

美 Nathaniel Parker 原著
黃比德 譯

美日是太平洋角分立的兩雄。在地理環境上，日本對美保有較任何一歐西國家爲緊密的接觸；而能旁觀此世界之另一角落，不至成硬長莫及者，亦唯有美國在。職是之故，彼此政治的動向，亦能發生相互的深切影響。本文之作，用意中指出一個勢力膨脹的日本對美利堅國運的危機。著者見解詳確，議論透闢，頗能提高美人對日的警覺性。文內提出的對日具體辦法，——禁運，今日已逐步見諸實施。著者或倡言禁運不能引起美日戰爭，但乾外之昔，則暗示不妨慮日以威，戰爭縱使爆發，勝負必操於美國手上。同時，有一點是中國人應該認識的，本文對象，直指日本，着着攻擊，可謂不遺餘力，然在國家至上的信條下，主要仍以維護本國權益爲前提。對所謂國際正義，人類道德，則絕不談。可見在今日世界裏想獨立自存的根本方案，還是自力更生。對外力的倚賴，只可通過某一階段的一種工具耳。原文載讀者文摘五月號，題爲：

Our Job in Far East

譯者附誌

回顧既往，第二次歐戰的起因瞭然在目。可是儘管說是凡爾賽和約的錯誤也好，放鬆了意大利於一九三五年的橫行也好，未曾對德國的進軍奧地利加以警告，以至慕尼黑協定也好，俱是大錯鑄成，使本能防範未然的事，卒而不幸爆發了。

重蹈故轍的，有足以促成瀾漫遠東的一個戰禍，本能防於未然而我們竟垂手不顧了。假如這個戰禍一旦弄成事實，我們付出的代價，將會比任何歐洲國家所付出的更大更重。

由於歐洲各國自顧不暇，正忙於本身的戰務，故消除遠東戰爭陰雲的努力，（這種陰雲曾發現過於一九三六、二十七年的歐洲，）乃有待於美國。而美國確能有效地擔當起這個責任，決無大害。

美國勢應馬上採取積極步驟去阻止日本的侵華。想完成這點工作，只要美國能利用美日商約擱置的機會。擱置便是對日的當頭棒喝哩。必要時，可徵收進一步的經濟罰款，則日本狂妄野心的開展必然受阻。這樣便得有充裕的時間，而遠東問題亦能不血及的自動去解決了。

今猶修言「不介入」政策的無異效忠一個失却意義的名詞。今日歐戰中，美國再不玩自欺欺人的技倆，思想與實踐都無復中立。禁運法案之實施純然爲利便英法輸械，幫助他們爭取勝利。曾個德國的勝利不但非美人的素願，且係違反美國國策。至於亞洲方面，美國却以軍需資日，助長侵略者的勝利，這個勝利一模一樣不但非美人的素願，且係違反美國國策。輕此重彼，美國措施實施極端矛盾，荒謬絕倫。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故先謀而後戰，其戰可勝，先戰而後謀，其謀可敗。夫同力相併，智多者勝，同智相傾，力強者勝。漢唐以來，以力取而有天下者皆霸也，欲霸則不能廢戰，欲戰則不能廢謀，亦其時使然耳。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當時之戰，祇以爲私人爭權奪位，無所謂正義，更無所謂公理，爲求其能滅人國，雖殺億兆而得天下者皆爲也，嗚呼！義戰豈易言哉！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天下之罪魁也！夫戰而能換取和平，伸張公理正義者，奚避於戰爭哉？

兵以正合以奇勝。

以正合者，教戰之術也，以奇勝者，制敵之變也，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者，兵則無不正無不奇也。教正者以道，猶經也；教奇者以機，猶權也。知變不知常，不可以爲法，知經不知權，不可以圖功。奇正在人，不在於勢，由乎我，不由乎彼，善乎唐太宗之言曰：以奇爲正者，使敵勢常虛，以正爲奇者，使我勢常實。奇正之極，雖巧者何以易焉。

美國在遠東的政策究何所指？美國首先要使太平洋沿岸的國家不得樹立起對他國的任何威脅。換言之，日本或蘇聯，皆不能統治中國，為完成他們大東亞帝國的美夢的初步。

這個政策的推動是先讓日本曉得輕舉妄動的惡果。日本之所以未敢藉歐戰的時機去攫奪英法在華土地，泰半由於美國之嚴密注視。去年日人對天津的封鎖，租界的糧荒與英人去衣受檢，全賴美國撤消商約的一紙通知書和美國駐日大使的警告而停止了。日本的動靜幾全看美國面色而定。

一個嚴肅的試驗快要來臨。日本在中國已製造出一個與滿洲國一般無二的傀儡政權。日本的步驟是，先行承認這政府的合法地位，進而跟它訂立什麼之類和平協定。然後由這形式上獨立的政府出面要求各國歸還上海租界，租讓地，和外人權利。那時，英法美等國當然會對日抗議，日本便裝裝扮扮的說與我無干。假使不事先警告日本不要依樣葫蘆的搬弄花樣，這些事情必不能免。所以一定要讓日本曉得，這是這個所謂「中國政府」有什麼舉動時，則唯日本是懲。再者，美國政府為保持行動上的自由不宜與日恢復任何協定。一個惶恐不知所到的日本，足令美國地位益臻堅強。

最近數月日本無疑會對美作若干讓步，以為撫慰美國。表示不外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東西，是表面的讓步而已。日本在華排外的決心未免過於驚骨。美國不應上當，要堅持初衷。必要時還須擴大道義禁運的範圍；既會動止飛機廠商售機日本，當能予其他各行廠商以同等制裁。設情勢惡劣，則應逐步

的禁止侵畧用的軍需品之輸出；如石油，鐵物，機器，棉花是。這是使日本不能發動於遠東的預防性的壓力，且使日本併華野心亦無從實現。

中日戰爭最初兩年，有對上述政策攻擊其力者。倘美國實施禁運日本可顧而他之，則美國一來在這個經濟日益崩壞的情狀中失却一個良好市場；一來會惹起日本兵戎相見。這種論調的真實性今已蕩然無存。歐戰發生，結果使日本軍需對美有重要倚賴，對日貿易利益減損的問題更不必多慮。歐洲交戰國於各項軍需正唯恐不及的盡量收效。

引起日美戰爭的危機因物質條件而消滅無形。極度衰蹙的日本無法拔出在華的泥足；此外，他還要保留一點力量去應付在歐戰勝後的聯軍。英法以日本還有許多待清算的賬。若然不列顛龐大的艦隊能自由的駛出星加坡港，日本還得為自存去跟這位可怕的勁敵較量一下。是以，日本斷不愿意冒雙重的險，挑撥美國的。

大概一個比較重要的討論是，對日經濟制裁，會不會迫着日本拉攏蘇聯作拍當伙計。但，日蘇携手專為東亞獵獲物的分贓，則必係完全置美國在遠東地位于腦後，日蘇携手亦將為時甚暫，日蘇各懷鬼胎，常存着互不信任的心理；兩個一樣不會忠實遵守成約。況且二國的首要原則，就是不能兩立於東亞。美國的行動將造成日蘇携手的危機一語，根本就是日本外交家的口頭禪，企圖陷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于停頓中。

俄國在這方面所能給的真正危機是俄國的把持中國。日本的侵畧可能把這危機逐漸

顯著化。要是戰爭繼續延長至相當時候而日本能自他國取得資源，中國的中央政府不難喪氣而崩敗。跟着對日抗戰的使命便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俄國則予以援助，繼而委遣俄國軍官和黨的顧問等到華領導去了。使史大林有意動員亞洲萬萬的人力當世界革命的前鋒，此後給世界就將有一個更黯淡的預測。只要我們能馬上裁制日本，則兩種威脅均一舉而摒除。

轉過另一方面講，假使日本屈服中國，或中國走到蘇的旗下，則歐美將面對一個既成事實而解決責任還得由他們負起！除了戰爭之外別無他途可備。美國又必不能置身事外。這個賭博不但關係英法帝國殖民地問題，並且是各邦的貿易和利益的被剝奪的問題。

領十問題或不致直接啓發戰端，但這問題會發育出一種自衛舉動或反方向的舉動，足令事態趨於緊張。去年的歐洲就演過這一幕了。英法並不算算為拯救波蘭而戰，但這循序而增的恐怖使他們非戰不可。德國無壓止的奢求證明除非德國被阻止，世界上將沒有一個國家能享受寧謐。現在真的就沒有一個國家享受着寧謐，蓋因侵畧氣煞是與收獲同時俱長的。

十年來事實同樣說出日本的侵畧氣煞與收獲俱長。一個囊括了中國的日本是太平洋上的嚴重威脅。而美國和太平洋的關係，是地理上的和政治上的。那邊有菲律賓群島，有夏威夷，那裏又有着美國在太平洋百年如一日的苦心經營。美國艦隊常常川駐太平洋於過往十年間。上述的東西對於一個積極侵畧的日本，都是未來計劃內的擴充。日美關係近年來一再趨於尖銳，一時也難於解決。

佔領區而已。

對於這很明顯的改革，必要加上特殊軍事行動的狀態。前次歐戰，英之封鎖為打擊德之要素，可是僅限於戰區消費的上漲，農產品之迭降。除此外，英更能切斷德的運輸。糧食消耗的增加，由於四年內。德動員了將近一千三百萬的人口。德之專家估計軍事上的消耗比平時高出百分之二十，徵調農民，缺乏肥料，農器與馬力不足，以致農品降低百分之二十。專家結論謂如上次一九一四一八的戰爭，那些國家能生產百分之四十起於平時消耗，可以有充份的糧食供給。

現代的戰事在這方面顯然有劇烈的變態。德今日可謂得已霸佔了歐陸。德對英作戰有三百萬軍隊左右便足。這個意思就是說目前軍事範圍縮短，糧食消耗一層，自然要比上次大戰低。德之最高軍事當局更能應用數百萬農民從事於耕耘。除非在陸上有大規模的戰事，封鎖糧食的機會大大的減低了。

總之，我們可以說目前德國控制了整個歐洲，第三帝國可以把糧食的問題轉移至佔領區。與英作戰需要少量軍隊，糧食的來源不絕，那就是以削弱封鎖線。第二年戰期中，德國人要少吃一點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由巴爾幹連人的糧食仍然繼續實行，則軍

士與製造軍火之工人定有充份的糧食，不致影响到軍事行動。

油類的問題，仍舊是德的致命傷。第三德意志帝國正汲汲不倦的致力於維持，甚至增加羅馬尼亞油之供給。空戰，如大規模的繼續實行定要獲得巨量的油，缺乏了燃料或者能把她全盤的計劃陷於停頓。英德油量比較起來，德國正在發展本部的綜合油類。德每年出產天然的油約五十萬噸，加上每年提煉的二三百萬噸。現在仍千方百計的增加產額。但事實証明了所謂增加不過是微乎其微，六個月內始有五十萬噸。

蘇聯每年產三千萬噸，因此她能填足德國缺乏之油量。然而德蘇的報告書中並沒有提起在德蘇協約包括有去年運德油的明確數量。事實上，在德蘇簽訂商約以前，蘇油的出口指數顯然降低，在戰事以前，每年的數量達一百萬噸。

自此以後，紅軍繼續動員當然增加了蘇維埃的消耗。紅軍最高軍事當局堅持着儲蓄原料，最重要的油類。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作一個公正的設想，即蘇運德的油類要受限制。更進一步可以肯定的說，假使英德之戰拖延到冬季，由於史太林之不願加速希特勒的勝利，蘇運德的油類一定不會增加。

與這有關的，英相丘吉爾演辭中的一段頗值得我們注意，首相謂英德決勝負之關鍵在歐洲非在亞洲。倘是納粹當局在最近的幾個月內，失却決勝之機會，他們會在西亞燃起一把烽火，以完成德國之絕對控制整個大陸，以獲得源源不斷地油的供給，然後始能應付無限期的戰事。

現在，把情形反轉來說，德國獲得她儘量宣傳反對鎖之優越地位嗎？大英帝國的入口總額大於德國。德糧食入口百分之二十，而英則百分之七十靠外國輸入。德平時需要的油類一半是輸入的，但英國却要百分之百的輸入，且無人工綜合油類的機械。中歐全部每年輸入穀類為八百萬噸，僅英一國就要一百萬噸。絕對的封鎖，施于德有相當的壓力——但對英也為一致命的打擊，決不能公平的謂這樣的封鎖因此遙遙無期。正與雙方空戰損失的數字不同，所以德英披露所損失噸數的數字也相去懸殊。然而，如英之數字為適應自己而有所更改，實在所列出的損失指數，不能謂英倫在封鎖大大的收效。英將德佔領區的船隻，而且加上了戰前新造的船隻，補充了她的噸數，這些所增加的數目顯然與她在海上所損失的數字抵消。因此英之原料與糧食的供給仍未陷於危險之地位。許多事實證明擴大海戰，如施用水雷，或潛艇

政策，對於英之供給并未有若何重大的損失。倫敦經濟學者準確的謂：『德不能戰敗英之封鎖，她只能夠攻擊封鎖者而已。』

但這個意義僅能限於德之海戰。不能估計空襲的結果，因在第一週內所獲的經驗，不能除外。在紙上而言，德或在不久的將來儘量集中轟炸英倫，如 Luftwaffe 能毀滅英之商港，其實，一部份的毀滅不能影響到作戰能力的任何危險程度。

現代戰爭中，英國並沒有承認對德之封鎖為一最重要之武器，但却清清楚楚的認識封鎖不過是武器之一，設使英國能立定脚跟，抵抗德之屠殺——唯一的抵抗不能謂英已操勝券，實在是避免致命打擊的能力而已。這場戰爭，在這樣程序之中繼續，英已認識，封鎖一武器之一的潛伏的重要性。

封鎖本身的失策決定了上次歐戰的收效。四年中發揮封鎖力量并無成就，僅是德國

在法前線的崩潰，給予協約國的勝利。今日德之地位比前似已較佔優勢，因此英之封鎖在長期戰爭內可以削弱，但不能肯定的戰勝，表面上無限軍力的德國。這事實，不獨是一種關於英國的，而且包含了以後發展政治重要結果的可能性。——完——

Nov Republic

十月號 廿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拿破侖和阿道夫

螢火譯

阿道夫希特勒與法國君主拿破侖第一的事業性格有幾個雷同點。

跟拿破侖沒有兩樣，希特勒常事前不加警告，藉閃電外交和軍事行動而攫得好些土地。

拿破侖與希特勒都是出身寒微，靠自力而立的人。終其一生，拿破侖都是給巨大的渴欲刺激着前進，這種渴欲同時是希氏行爲的原動力。

但這兩人中間，在內質上和外表生活上，也有差異的地方。拿破侖的發動，本臨足行伍。一七九五年十月四日，因有名的「一响葡萄彈」撲滅巴黎的革命暴亂而聲譽騰起。他本身就是一位超卓的戰將。

至於希特勒，雖則上次大戰中曾以伍長的資格服務德國軍隊中，原本是一個政客出身。他的得勢全仗政客委應的宣傳技術和組織方法。他永不會跟士兵一起作戰；却將這等責任推在一群將領身上——這一群中確也不乏智勇之士的。

關於這群將領的個人，向少爲人所道聞，希特勒喜歡把榮耀功績歸於自己和其左右隨從。拿破侖就向不會作這般的愚笨事。他讓馬遜納，莫羅，麥里，那爾等官長都能分嘗光榮的一杯羹，使他們對自己的効忠，始終不渝。

而且，希特勒亦沒有像拿破侖一樣突然暴發起來。拿破侖與一位公主結婚成就本人的社會地位，希氏對此殊不需要。希特勒也少了一群足以分王天下的同胞，拿破侖却給這等分封的兄弟幹出的惡行醜事累得糟透了，以致費了許多精神去應付他們，卒而惹禍上身。

還有一點要說的，要是聯軍的一手牌玩得好，希特勒的結果也會走上拿破侖的一條路，拿破侖吃的最後的敗仗是一八一五年滑鐵盧之役；而事實上他的命運在一八一二年俄國把他推在泥潭裏時早已決定了。在第爾西（Tilsit）他曾與俄皇亞力山大第一約盟修好，樹立了一個形式的友誼和瓜分歐陸的計劃；但五年後，他又破除情面的去侵攻他一時的盟友，而遭遇着無可救藥的結局。

暴君的結合已有前例可援，自然，歷史的重演也不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和史太林就是拿破侖和亞力山大的複照，這點變爲聯軍取得一九一四年以迄於今的戰爭的最後勝利的主要希望之所托。

我爲什麼擁護企業制度

H. H. Coffey
小沅譯

「此本美國科比氏雜誌所辦全國徵文比賽中獲獎之作，撮載于本年十一月份讀者文摘，作者 H. H. Coffey 乃德徹省 (Tennessee) 人，曾任鄉村教師八年，及經營養蜂事業五年，其思想頗能代表彼那一般小資產階級，對政府現行經濟制度之心理，所持但爲純粹個人主義之觀念；雖身處此風雨飄搖的大時代中，猶斤斤然介懷於個人享樂與自由，其執拗偏見之情，活現紙上，讀來頗覺有趣，聊試譯之，以博一粲，雖文中所論各點，譯者固未敢贊同也。」

譯者識

當我提起美國私營企業制度所貢獻之機會自由的機會的時候，批評家往往以「我們的保障已消失了」一語告我，「窮人的機會在那裡呢？」他們質問，「且有那大隊的失業者吧！」

我不能相信這種情形是該由私營企業制度負責的，自上次大戰以來，我便看見我國從自由私營企業漸趨於政府統制與龐大的專利制度掌握中；我更目睹着政府的威勢，雖長到驚人的地步，在窒息着，甚至要毀滅，那私營企業制度，我以爲應向我們目前社會底難題負責的，根本上就是這對私營企業的限制。

無疑的，我們土地的境界已消失了；雖然，這已是個科學而非農業的時代，新的先鋒——我們底科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和教育家，——今日在征服新的疆域，但和往年的一般，只有在一個私營企業制度之下，這些先驅者方能得最優良的工作成績的，歐洲大陸有不少的天才男女，爲了美國給予那只有私營企業制度才能貢獻的自由，而逃亡到這裡，我擁護私營企業制度，因它能够與各種的天才以鼓勵。

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我永遠不會快樂的，若果我只不過是那太倉的一粟，或寄居在一所與鄰近各種相類的房子裡，我將永遠地失了愉快，倘使凡屬公民，便要穿上制服，或者我生命中任何的選擇，都早由旁人代決的話，標準，劃一，和隊伍化等軍訓性，依我看來，真是不可忍受的一回事，在私營企業制度下，我們得享許多教育及良心上的自由，自由去選擇一己的職業，——括而言之，有較多意志的自由了，把私營企業還在佔着優勢的美國，賜給我吧。

因爲我的是自助的哲學，所以我擁護這種制度，它容許我自擇那成功捷徑，做一己的主人，正如它懲罰怠惰和被法的一樣，凡屬真誠的努力，定必獲得它的獎賞，自助的信念，從未有使我失敗，但沒有了我們底私營企業制度時，我那實行自助的機會，將必大爲缺少了。在美國，我有份參加政府的組織，同時我亦是被統治的一份子，我和同胞們的選舉票，比獨裁者的雷聲，來得還要响亮有力，我珍視那可以推選任何我所喜悅的人底權利，我更可以絲毫不畏懼地去批評政府；當突然有人叩門的時候，我絕不會混身發抖，我需求這種和平與安穩的長留。

我早相信經濟和節儉底優點，而私營企業制度，除了對此最爲踴躍之外，還鼓舞着一般的普通人去盡其所能，由是貨物與服役，均會大量地產生，結果我們所得增多了，我國的進步，所以能够凌駕乎別種制度下的國家者，這是其中的一個理由罷，反過來說，公營企業制度之實施，每致個人荒怠所能，不盡其力的，處此情形之下，生產定然銳減，人們的收穫，也隨之而短少，自不待言了。

私營企業制度，往往使美國民衆，可以比別些國家的人士，早些享受發明和發現底利益這一回事，我是早經看到了。

因此，清貧如我，可以有一輛，即使帝王看起來，也不會感覺有辱體面的汽車，而在我底寒舍中，舉凡無線電，電氣冰箱，和許多在別國非上等階級不能享受的東西，現均有設備着，多少的國家正鬧着糧食的恐慌哩！但在私營企業制度仍然高張的美國裡，我却每天都享用着牛油，肉食，果汁和糕餅等物，也永未曾被迫到那節省肥皂的田地。

恰似基督主義一般的，私營企業的原則是老了，陳舊了，但同時他們却還正永遠地是真實與年青，美國書籍藉他們，以達到高度的文化知識，而我在深深的相信，倘若我們要維持這文化不墜的話，他們必得繼續着去做我們的引導而針。別些主義，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均自認高超和現代化，但歷史在證明，他們也是陳舊了；和憎恨，恐怖，與顯武主義等惡勢一樣，他們是永不會有的，雖則我非富有，但我對私營企業制度擁護，因爲我酷愛自由，和這制度所帶來給我的一切權利。

民族主義和國際戰爭

C. J. B. Farnham 原著
洪傑超 譯

國際戰爭往往為戰爭中的最殘酷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曾幾何時而戰爭的火燭又在東西兩方燃燒起來了。凡是人類，自然都會咒咒戰爭，然而總是沒有辦法去阻止牠的爆發。海斯教授 (Prof. Carlton J. H. Hayes) 從歷史的觀點來分析國際糾紛的起因，以為尋求解決的途徑。原題為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War，載於其所著民族主義論文集，雖在最近出版，然其重要性尚赫然存在，吾人處此連天烽火的世界，實有一讀的必要。爰將原文譯出，藉供讀者的參考。

○——譯者誌。

(一)

戰爭已經普遍地在每個時代中成為人類的副業。假如戰爭在現代有一個長時期的停息的話，那麼與其說是人類已經覺得了一種道德上的代替品，毋寧說是他們已煞費苦心的耗盡他們的精力而不得不有這麼一個時期的蔘養。現代的戰爭，例如上次的大戰，雖然比較前此所有的戰爭為簡單，但是牠的破壞與殺戮之慘，則非任何一次歷史上的戰爭所可比擬——如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英法的百年戰爭，以至於中世紀的十字軍遠征，波斯和希臘的戰爭等。然而，上次的世界大戰，並不是戰爭的最後清結呢。自一九二六年以來，各國皆無時不在備戰中。百五十年來歐洲每一次的鬥爭，幾乎皆先後包括美國在內。所謂門羅主義，所謂華盛頓宣言與參議院的中立，都每每無能為力以遏止美國的參與。

但是，我們為何要戰爭呢？特別在這『進化』，『科學』，『人道主義』的現代，為何尚需要殘殺呢？心理學家告訴我們，那是因為人類天然的獸性，人類的淺見以及好鬥的天性；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經濟帝國主義的發展，市場的爭奪，原料的競求。無疑的，他們都有相當的理由。不過我們尚須注意及這一問題——就是何以人類好鬥的天性，不能够被容許於任何國家之內以謀殺相殘，而允許相殺於各民族間的戰爭呢？

顯然的，經濟的侵畧也不是單純的戰爭的原因。雖然那裏有無數的人民受資本家及有投資利益者所驅使，以從事於為保衛他們少數人利益的戰爭，然而他們的作戰，正有他們的理想和主義。戰爭雖然能夠因為人類的好鬥的天性而造成，但若是民衆的心目中沒有

某種主義和思想，則終不能够實現的。

(二)

事實顯示我們，人類的最佳部份——理想，特別是宗教的理想——已經繼續的受少數求利的野心家所利用。部族之神和部落的宗教，已經給予其虔信者以戰爭的熱誠。為崇拜基督教的信仰，為貫徹穆罕默德的教條而引起的戰爭，我們已屢見於中世紀以至於十九世紀的時代。但是在上次的歐洲大戰中，我們却可以看出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參加戰爭的人數，達數萬萬人之多。從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顯著的分野——民族主義已經替代了宗教的信仰而為普遍的戰爭的原因了。自十八、九世紀至今，人類已發明了不少殺人的利器，但是總其原因，則民族主義的興起實為戰爭的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在今日的世界上，民族主義的信奉者幾乎都成為軍事上的英雄。不管經濟和商務的爭奪如何的劇烈，不管海洋上，大陸上的軍備如何的威猛，人民總不願參加戰爭，假如他們沒有忠族主義的概念和信心。他們也無論如何不願意為金融、經濟上的利益所驅使去犧牲拚命，假如他們沒有民族的思想。

近來民族主義已經常常被所謂文明國家者視為國民應有的理智，而運用為攫奪新領土，擴張全民族的新版圖的工具了。牠——民族主義——不在聯合而在分解全世界；不在保存而在毀滅地球上的文明。

(三)

通過實現民族自決的普遍要求，現代民族主義遂開始和國際戰爭發生連帶的關係。我們回溯十八世紀民族主義方興時，歐洲和世

界在政治上的版圖的劃分，並不是以民族為界線。那時各國的領域，如奧大利公國，土耳其帝國，俄羅斯，以及中國，不列顛，印度，葡萄牙，西班牙的統治，都廣含着各種語言的民族，而無顯明的民族疆界。意大利和德意志，那時候還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波蘭的名詞尚未在十八世紀出現。在西歐的民族國家，僅有西班牙，法國西，不列顛，丹麥（包括挪威及斯干地那維亞民族）瑞典，和荷蘭。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民族自決的思想，遂隨着民主政治的潮流，為各國一般的學者和民衆所接受。但顯然地，在自然地理上，我們的世界並不依照民族的分佈來作政治上的區分，所以民族自決一盛行，則政治上的地圖便要變色，民族自決和民族統一獨立的要求愈盛，則「非民族國家」亦圖維持現狀的形勢也就愈烈。這樣的改革者和保守者二方面的論爭，其唯一的也就是最後的解決方法，只有訴諸戰爭了。

為民族自決而發動的戰爭，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平民對於非國族君主主的反叛。如十六，七世紀荷蘭人對於西班牙非力第二的叛變；捷克人對於奧國腓特南第二的叛變；十八世紀的美洲英僑對於喬治第三的反抗鬥爭等等。自法國革命以來，為民族自決而反抗異族統治的鬥爭已經成爲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那種戰爭，不但對內要求民族的獨立，而且對外引起國際間的紛爭。我們從法國革命以至於歐戰後的一百五十年間的民族糾紛中，可以發見一種事實：就是依照民族的分佈作地理上的政治劃分的使命，已經逐漸完成；但是在他方面，也不知已經犧牲了多少的頭顱，消耗了多少財富，而民族主義是否爲一條解決世界和平與正義的途徑，則尙成疑問呢！

(四)

事實上，當民族自決的戰爭正進行不久，當政治地理正另照民族分佈而劃分時，新的糾紛已開始改變了戰事的性質。這種改變了戰爭性質的糾紛，我們可以意大利的「收復失地運動」(Italia Irredenta) 爲代表。主張「收復失地運動」者，不但主張合併操意大利語的民族爲一國，而且主張佔領其他非意大利族的鄰邦。

顯然的這樣的新糾紛也是上次大戰爭的目的和結果。以國防上

的需要爲詞而實行吞併的戰爭，已經不是當初民族自決戰爭的本質了。然而這種種民族的歸併，雖發源於意大利，但是實際上則已被各國所採用以爲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案，而間接上已造成進一步的民族主義者的戰爭。一方面，民族主義者固然爲實現民族自決而戰，他方面也逐漸實行征服相似血統的民族，以至於異民族的合併。因爲這樣的緣故，現代的戰爭，不但爲民族的自決，而且明白的爲國家的吞併和國家的膨脹。這種民族問題，我們可以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爲例。這兩州的民族問題，實爲德法兩國民族主義衝突的焦點。姑不論德法兩國的愛國主義者有如何充分的理由來作爲他們佔領這兩州的根據，德法的戰爭，如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和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兩次的戰爭，總是企圖併合他民族的戰爭無疑。

十九世紀民族自決的戰爭，在近東和巴爾幹方面的土耳其帝國的版圖內，便產生出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小國。無論這些小國中的那一個，都亟圖將他們的鄰近的民族和土地歸併自己的領土內，於是乎這四個民族間途無時不在相互的鉤心鬥角。巴爾幹的民族問題，實爲一複雜而難解決的爭端。由於各民族都沒有顯著的血統上和語言上的分別，和平的宗教的方法以及理想的實行民族歸併的手段，都已經被採用而仍然無從解決，而戰爭也終於不得不發生在這個半島上面了。

自希臘與土耳其的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的戰爭發生以後，近東的民族糾紛已引起了世人的無限驚奇和注意。戰爭的本質，原在於小亞細亞的統治，但是繼之而起的，却是民族的問題。希臘戰敗，和約締結的二年後，居留於土耳其的希臘人須回返希臘；居留於希臘的土耳其人則回返土耳其，不管他們的財產的多少，貧富，和居留時間的久暫，成年的難民帶着悲慘的命運離開了他們的舊土。所謂愛國主義——愛其鄰邦的思想——無疑的已爲民族主義所犧牲。或者在未來間，希土的試驗，將成爲民族歸併的糾紛的最好解決辦法；或者，愛國主義將永遠爲民族思想所犧牲。所可惜者，那種解決的方法，仍爲痛苦的藥劑呢！

(五)

上次的歐洲大戰，一方面造成了新興的民族國家，他方面也造

成了無數的政治地理上的贅疽。這種畸形的贅疽的存在，自然為民族問題的癥結，或者更將成為未來民族歸併戰爭的源泉。（譯者按：這一點已為德捷，德波的合併，及這次歐戰的事實所證明）巴黎和會中的紳士們，雖然忠誠地本着民族自決的原則以行事，然而他們總不能不代表其祖國以懲罰戰敗者。於是乎基於擁戴祖國利益的觀點而出發，他們顧不了民族的自決原則。為着國防上的需要，經濟上的利權，他們使戰勝國——法，意，羅，捷，波，南，希——失望，捷，波乃戰後成立，使戰敗國——德，奧，保，土——失望，而歐洲和平的暗礁，也就開始出現在這個不合理的政治地理的國界劃分上了。

民族自決的戰爭——別於民族併吞戰爭而言——，並沒有絲毫結束的表現。一如十九和二十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對於土耳其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和諾曼諾夫王朝的反抗，未來間必然性的總要有一次更為廣泛的對於，法，意，奧，日等殖民帝國的勢力的反抗。

(二)

我們現在在這種討論在民族自決戰爭的歷史中的另一個糾紛因素——汎斯拉夫主義，汎條頓主義，汎拉丁主義，汎薩克遜主義等之因素——。他們都是十九世紀人類學及語言學上幻想而不精確的產品。因為某幾個民族有相似的語言，便以為這幾個民族應該結合成為一個神聖的超民族。由於在某一時期中一班學者的提倡，這種「汎」的主義，遂逐漸深入民心且受了他們的崇信。無疑的這種運動將強有力的影響於國際的政治和民族主義者的戰爭。

汎拉丁主義運動，不僅為法蘭西以往帝王的願望，同時也為一般法國學者的愚昧企求。拿破崙第三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感情方面，這個運動已掀起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對於盎格羅薩克遜族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侵襲的敵對。

由於奧匈帝國的一些汎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及一班偽科學家的提倡，各種汎斯拉夫方言的民族，遂被認為應該連合成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治的單位。因為俄國為汎斯拉夫的唯一強國，於是乎汎斯拉夫民族國家都以他為領袖，而俄國的民族主義者也樂得利用這汎斯拉夫主義以實行其帝國主義的目的。在巴爾幹半島，俄羅斯對

抗着土耳其帝國，並且因為俄國勢力的影響，奧匈帝國中的汎斯拉夫族旁支，也以俄國為中心而連結起來。汎斯拉夫主義於是企圖毀滅奧大利帝國。

汎條頓主義與汎拉丁主義同時興起而由德國語言學家的提倡。他們以為德人，斯下地那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應該結合成一個國族。為對付「汎斯拉夫」的策畧，保衛在奧匈帝國內的少數條頓民族起見，德國人遂以猛烈的手段，摧毀奧匈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其民族自決的思潮。而且為防止「汎斯拉夫」勢力的膨脹，汎條頓的策畧必須防衛土耳其帝國以與之對抗。自十九世紀末年以至於二十世紀的初年，德俄兩國終成為對立的仇敵。汎條頓主義同時也汎拉丁主義相抵觸，並招致德法兩國的民族思想成為對立的形勢。歐洲的舞台，在這時候已為這三個主義所佔據，同時也正進行着世界二次大戰的前奏。

因為英國人的語言一半屬於汎條頓民族，一半屬於羅馬人的緣故，汎條頓主義者和汎拉丁主義者都爭向英國擠媚眼。當十九世紀英法關係惡化時，特別是法蘭西受了德國的打擊之後，一般英美的名流即揚稱盎格羅薩克遜主義是條頓主義的一個部分；但是在二十世紀英德邦交將近破裂時，英國的有權勢的人物却轉換口吻謂英法血統實同屬於克勒特族（Celtic）。不過這種論調的變動，僅是屬於暫時的而已，英美人另有他們的獨立的信念，就是別於條頓民族和拉丁民族的盎格羅薩克遜人，既通過了海洋而相互的提携，實負有「白種人的使命」。

此外，其他的「汎」的運動，尚有汎亞美利加主義運動和汎伊斯蘭主義的運動。汎美主義發育於北美合眾國，其主要目的在於保衛其本身的利益及聯合南北美洲一切的英語的，西班牙語的，葡萄牙語的，法語的民族於和平合作的基礎上，以對抗「汎拉丁主義」的汎盎格羅薩克遜的趨勢。至於汎伊斯蘭主義並非指語言上的聯合。這名詞乃是基督教國家的作家們用以指回教民族的團結運動。

「汎主義」的運動，也和民族歸併主義一般，已使過去的民族自決的戰爭錯綜和複雜，但是牠對於未來的那種錯綜作用，却已受了相當的限制。在民族主義發育的時期，「汎主義」的運動不但可以為少數強權國家所利用，而且可以完成帝國主義的目的呢！

民主政治之我觀

倩譯

在愛爾蘭樂土中，民主政治的意義是：每個人都像別人一般好，而看起來却還要更好些。至於美國人底觀念呢？勝我的人，不知盈千累萬；可是我仍和最優秀者一般好！也並不比那頂劣的一人強。

然而我們民主主義者，却生息於一個要服從法律的共和國裡。我傲然地向那不可避免的權勢彎腰。但我爲了保存它，在把我底自由貸出，企望着那連本帶重利收回的一天哪。

我們的生活，乃我所願渡底唯一的生活。我最感愜意的死亡，當是在爲維持我們幸福永存底不斷戰爭而殉身了。

古籍中周前政治思想

陳宏志

一、研究之困難

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所以極感困難者：(一)中國政治思想散在群籍，其紀載尙未編成系統。(二)史料孱弱，後人托古改制，以至偽書層見疊出，使研究者無所依據。(三)解說紛歧，往昔中國思想不在客觀以求真而在主觀以求善，是對一人一家之言，往往各自詮釋，並無客觀標準；復以古人用字造句，大抵簡單模糊，萬不如今日之精密，甚者古今相隔久遠，書中錯漏傳疑失實，是以一字一句可得數義。

研究周前政治思想，其困難益甚：(一)可據以研究之資料缺乏，孔子時既有殷夏文獻不足之感，太史公亦有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譜之嘆，可知殷前載籍在周時已甚缺乏，(二)周前之史疑問題，前儒多以爲闕前時代已有燦爛之文化，其典章文物，無不燦然具備，所謂三代之治，唐虞之盛是也。然亦有置疑之者，如楊朱所云：「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者存者亡，五帝之事者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

近人亦不一其說，有謂周前時代爲部落分立時代，其生活似甚簡單，其智識似未脫半開之域，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陳元德《中國古代哲學史》均主是說，有謂當此時代爲傳疑期，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夏曾祐《中國古代史》主其說，此外有主殷史之前頁爲神話傳說所造成者若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及陳順遠《中國法制史》等是，相傳最古之神話山海經所載，皇帝伏羲蛇身人首；皇帝女媧亦蛇身人首；皇帝神農人身牛首；是則堯舜以前爲神話時代日人五來欣造《儒教政治哲學》主是說，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欲求一正確信念，則有待于考証也。

二、周前時代之考証

自殷墟之史料發見後，近代學者多主殷代爲中國史之開始，而以殷前爲史前時代。今援引現代史家之言，以見其梗概：

(一)陳順遠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實以唐虞之前，縱有史而可疑也，甚至唐虞兩代及夏之史說，諸家所言，是否皆雅馴」，是否皆盡確實，亦有考慮餘地，今人治史重在探証，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故自殷墟之史料發見後，國人遂習以殷代爲中國史之開始……後人對於三皇五帝之紀載，在未有科學上之方法証明以前，至多僅可認爲史前之推測，或一種傳說而已，况周秦諸家類多托古改制，富十「設法」之言，而漢晉之學又善作僞立奇，盛于詭譎之辭，依其所說，雖殷周兩代法制，仍感莫能過信，則溯而上之，更難爲史料也。」

(二)陳鐘凡氏以周前時代就其社會思想等可別為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二期，二期間之思想有如下記述：

「第一、原始社會思想，由遠古迄于殷盤庚以前這是史前思想，當然無史可稽，如近代考古家在內蒙古鄂爾斯多所發現的舊石器，張家口附近的新石器，及仰韶文化金石交替期的石器，陶器，皆完全不見文學的記載，此外書冊所傳的神話傳說又多不可信，無法研尋。今依人種學及比較心理學的研究，推知是期的思想，其意識僅有直覺與聯想，尤以相近的聯想佔思想上之重要地位，每遇到不了解的現象即援引相近之料象以爲解釋，連解驗日多知識日進，方能應用相似的聯想，至相反的聯想則非所能知，故對於生死存亡的區別，人與物性質的不同，皆不能分辨，他們所信仰的惟有符咒及魔術而已，這是純爲社會條件的鋼鐵，只得存而不論了。」

第二、奴隸社會思想，由殷中葉到殷之末世，這期以殷墟所在的小屯文化爲代表，其出土的龜甲獸骨上所刻卜辭，由象形文字進至聲音文字，由單句記載進至複句記載，且可與各書中所存的史料互相印証，不過商書中之偽古文十篇既不足信，今文七篇亦不免有後人增飾的痕跡，仍然不足信，詩經中的商頌更是春秋時來人的作品，現在惟據卜辭畧見當時奴隸制度，其一般思想由庶物崇拜至于拜神拜祖，由拜多神以至於一神，大概由迷信而進于多神教，拜祖教更進于一神教，以王史爲其領導，其社會亦由奴隸漸進到封建制度時期。」

三、研究偽史之價值

梁啟超曰：「辨別偽書凡以求時代之証確而已，不能因其偽而逕行拋棄」。蓋以此偽書視偽者之思想或偽者「當時時代意識之一斑，計亦良得也」。所謂偽史就特殊關係而言，此關係既明則偽史即成真史；例如謂堯典爲孔子所作，若已証其真，則據之以研究孔子思想，其價值與信史等。益有進者，偽書之作決非憑空而起，必有少份依據，有時亦能示吾人以真境界者也。

四、偽史中周前政治思想

(一)伏羲——史載伏羲觀察自然，思考人事，于是作八卦，而因此通神明之極秘，大抵所謂伏羲之世，民智極低，感自然之玄奧神奇，而生畏心；又感自然之偉大，其人必須適合自然環境乃可生存，而生敬心。由崇拜自然而取法自然，以天地上下而定八卦符號，由八卦符號演成若干原則，以定君臣夫婦之義。(見易繫辭下)

當時政制已備，伏羲爲君，其下有上下相，再下有行政官及地方官之設，其五官皆龍紀，亦由有敬畏自然之念而生，自然者天也，綜觀伏羲一代思想：由敬天畏天之念而取法于天，後應用于人事，乃生由上而下的統治觀念，及以地域爲統治之觀念，(見通志三皇)

(二)神農——神農之時，與伏羲之世對天觀念無甚差異，仍立五官，以火紀；惟地域則較擴大，當時已有地方分封思想，行封建之制及初期禮樂之治，人民彼此關係較深，社會關係日益繁雜，乃刊則於市，以聚天下之貨，以交有無，是可見當日行以物易

物制度，(見通志三皇紀，文獻通攷：錢幣攷)

(三)黃帝——時爲兵爭時代，黃帝南征北伐，取勝于諸侯，諸侯咸服而禪天子，天子代天而治，集中政權，下設五官以雲紀(見通志；史記本紀)當時思想已有整齊劃一之念，乃嚴整分配地域，經濟上則交易合作，治安上有進步：由敬天畏天而至代天爲治，由代天爲治以至權力集中，由權集中而生整齊劃一之制度由是得以統治方便焉。

(四)堯舜——堯舜當盛平之世，承前制之整齊劃一，易理自易。時雖有洪水之禍，然制有所本，無大礙也，益因治水之故而多事建設耳。

當時思想較前進步之處有二，(1)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一貫政治理想產生；(2)擺脫以前思想之約束，如五官之由治天事而治人事，統治觀念：進步可見。當時制度之較前進步者三：(一)封建制度等級之分明。(二)立刑法，創五刑及流宥之刑。(三)官制愈完備，其優點有五：分職多一也，更有統屬二也；每職專任三也；專官統外藩四也；設四岳會議五也，此外，行政官之期限有定，以考績而定升黜，是則薄具行政法之雛形矣。(見文獻通攷)

(五)夏禹——夏禹之世，洪水既定，海內租安承前代之恩惠，更悉力以事製作，以地理標準重劃九州，分田九等，定賦貢及五服之制，榮華大大端，皆一代改革之政績也。

(六)殷——成湯建殷之前，桀爲天子，淫亂暴民，綱紀蕩然，中樞解紐，諸侯各自爲政，如是環境促成成湯創業之因，彼初征自葛，東征西夷，南征北狄，繼而滅夏（見史記殷本紀），其初期政治思想爲：（1）托依天命（2）弔民伐罪（3）承認人民有政治力量（尙書湯誥）

就官制言，其較進化者，則有賦稅與技術之官，禹貢以後應有之發展也，至地方官制益見完美，其嚴密整確，實前代所未有。

綜論——殷觀周前數代發展之跡，其思想與制度皆有可觀，條理清晰，循序而漸進，與人類社會進化之原則，絕不相違。觀乎伏羲，神農，黃帝三君皆先致力於社會政策以救人民物質之缺乏；至堯舜以後始用心于教化（見易繫辭下及尙書堯典）此就社會進化言之，亦至合理，蓋人先求衣食之道而後及于道德，自然之理也。

考數代進化之過程及其發展所歷階段，約有數點：（1）初由神權政治而進至托依天命，由托依天命而進至權力集中于天子，天子代天而治，天子之意即天意也。（2）由治天而進于治民。（3）由遊牧之制而進至統治地區確定之制。（4）由于地方之劃分而確定地方制度。（5）由只有中央官制而進至發展地方官制。（6）治理之思想由近而遠，換言之，即貴族政治思想之確定。（7）由賦貢而進而有土木水車器貨之稅（8）由暴力之治而進于禮法之治。

五、周前帝皇及其政績之攷証

近人考証伏羲初見于易繫辭下第二篇，然此爲西周時代之作品；神農則初見於孟子

中許行之言；黃帝初見於漢書郊祀志所載秦靈公祭黃帝；堯舜始見於春秋時代孔門弟子所撰之論語；而大禹則初見於詩經，詩經者吾國最古之典籍也。諸皇先後次序適與世俗相傳者倒行逆施，由是亦可証明後人之僞托，即就其思想制度言之，亦可見其爲後儒托古改制故神其跡，遂多設法之辭，孔子祖述堯舜，正與農家之宗神農，道家之稱黃帝，墨家之法夏禹爲同一旨趣，各求有所本耳。堯典所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純然儒家之中心理想，舜典所稱之五典，五刑，五品，五教，又與儒派末流爲似，而舜時官職若百揆，司空，司徒，士虞，秩宗，典樂，更非其時所能完備如是，且如尙書，論語，孟子並同稱堯舜禪讓之制，以彰聖德之美，然劉知幾史通疑古篇首有所疑，而近人癸巳類稿証，亦謂堯之長子制實不得其死，固不必引「因堯二偃朱之說，而始知其僞也。

至史載禹治洪水而疏九河，又設賦貢之制，丁文江氏親至昔日所謂龍門砥柱二地考察，以河寬數十丈，兩岸峭壁千尺，水出龍門則成廣川，濶二哩，皆出自天然，非人力所能及，是則與禹毫不相干，亦可証其僞也。

禹貢規定梁州貢鐵鏹之屬，丁氏以鐵于周末始被發見，而鏹者銅也，更非禹時所能有，其爲後人僞造之謂與！

六、結論

周前古籍中之政治思想，自經考証而知其爲後儒「托古改制」之說，然僞史自有研究之價值前既言之，昔者哥倫布本欲至印度而

發見新大陸，所得原非真品，然卒由此而開一新天地；今者吾人研究古籍，欲窮溯我國政治思想之源流，求周前政治思想之概況，所得亦非真品，而爲後儒對古代臆測之說，就政史言，則毫無價值，然就研究政治思想之觀點言之，自有相當價值存在也，試觀西洋政治思想，亦有假托臆測之說，如洛克，盧梭之輩，以古代原始社會由于初民以契約據相約而成；更如摩爾（F. Max Müller）之烏托邦（Utopia）純然幻想假托之世界，然其價值不可低也，我國先儒假說，如前所述，至爲合理，與社會進化原則絕不相違，謂爲先儒，政治理想，亦不爲過，豈絕無研究之價值耶？

吾人治學必窮流溯源，辨僞証真，持客觀態度，用科學方法，非盲從附會，人云亦云所爲法，是周前古籍中之政治思想之有所研究與考証也。

恭錄 總理嘉言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什麼樣，都阻止不住的。

——民權主義一講——

古今名人嘉言錄

所以我們在抗戰中建國，必須要具備力行建國的兩種要素：第一要有犧牲的精神，第二要有嚴整的紀律。所謂犧牲的精神，不但在前綫抗戰殺敵，必須不避艱危，浴血奮鬥，凡我全國同胞，都要在各種崗位上，作堅苦卓絕的努力，都要以本身職責與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以個人權利與報酬，放在第二位，極端刻苦，極端節約，任勞任怨，不惜犧牲。所謂嚴整的紀律，就是要絕對服從國家法令，尊重公共秩序，爲了國家的自由，而貢獻個人的自由，滌盡我們民族散漫無紀的耻辱，造成進退一致動作協同的新風氣。

——蔣委員長三十年元旦告全國軍民書——

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駭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愁！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白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憚。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耻。

——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

本屆顧問及職員名表

顧問：包令留

伍銳麟

連士升

曾昭森

李微塵

譚春霖

黃翠鳳

黃延毓

何永信

Mr Glover

職員：

主席：正黃比德

副阮振常

文書：黃文謙

總務：蘇均煒

於仲澤

財政：張雲槎

出版組：正梁學輝

副李冬青

體育組：梁受安

生活組：陸士誠

本刊職員名表

總編：梁學輝

編輯：李冬青

特約撰稿員：阮振常

丘維清

洪傑超

黃文謙

陳宏志

編後話

是期得各師長及各同學的幫助，終於新年初與各位見面，這是非常愉快的。本刊擬於一月底再出一次，希望各同學擁躍投稿，凡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其他翻譯等稿件，皆表歡迎，截稿日期：本月廿日。今次得到曾昭森教授的文章，對於兒童戲劇的意見，却有着扼要的說明，這是極珍貴的作品。至於其他的譯稿，對於歐戰的因素，和歐亞的形勢，也有很詳細的敘述與闡明。

本期出版因時間促忙，至編排各方面，沒能臻於完善，希望讀者隨時加以指正。

界在政治上的版圖的劃分，並不是以民族為界線。那時各國的領域，如奧大利公國，土耳其帝國，俄羅斯，以及中國，不列顛，印度，葡萄牙，西班牙的統治，都廣含着各種語言的民族，而無顯明的民族疆界。意大利和德意志，那時候還不過是地理上的名詞，波蘭的名詞尚未在十八世紀出現。在西歐的民族國家，僅有西班牙，法國西，不列顛，丹麥（包括挪威及斯干地那維亞民族）瑞典，和荷蘭。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民族自決的思想，遂隨着民主政治的潮流，為各國一般的學者和民衆所接受。但顯然地，在自然地理上，我們的世界並不依照民族的分佈來作政治上的區分，所以民族自決一盛行，則政治上地圖便要變色，民族自決和民族統一獨立的要求愈急，則「非民族國家」亦圖維持現狀的形勢也就愈烈。這樣的改革者和保守者二方面的論爭，其唯一的也就是最後的解決方法，只有訴諸戰爭了。

為民族自決而發動的戰爭，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平民對於非同族君主的反叛。如十六，七世紀荷蘭人對於西班牙菲力第二的叛變；捷克人對於奧國腓特南第二的叛變，十八世紀的美洲英僑對於喬治第三的反抗鬥爭等等。自法國革命以來，為民族自決而反抗異族統治的鬥爭已經成爲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那種戰爭，不但對內要求民族的獨立，而且對外引起國際間的糾紛。我們從法國革命以至於歐戰後的一百五十年間的民族糾紛中，可以發見一種事實：就是依照民族的分佈作地理上的政治劃分的使命，已經逐漸完成；但是在他方面，也不知已經犧牲了多少的頭顱，消耗了多少財富，而民族主義是否爲一條解決世界和平與正義的途徑，則尙成疑問呢！

(四)

事實上，當民族自決的戰爭正進行不久，當政治地理正另照民族分佈而劃分時，新的糾紛已開始改變了戰事的性質。這種改變了戰爭性質的糾紛，我們可以意大利的「收復失地運動」(Italia Libera) 爲代表。主張「收復失地運動」者，不但主張合併操意大利語的民族爲一國，而且主張佔領其他非意大利族的鄰邦。

顯然的這樣的新糾紛也是上次大戰爭的目的和結果。以國防上

的需要爲詞而實行吞併的戰爭，已經不是當初民族自決戰爭的本質了。然而這種民族的歸併，雖發源於意大利，但是實際上則已被各國所採用以爲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案，而間接上已造成進一步的民族主義者的戰爭。一方面，民族主義者固然爲實現民族自決而戰，他方面也逐漸實行征服相似血統的民族，以至於異民族的合併。因爲這樣的緣故，現代的戰爭，不但爲民族的自決，而且明白的爲國家的併吞和國家的膨脹。這種民族問題，我們可以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爲例。這兩州的民族問題，實爲德法兩國民族主義衝突的焦點。姑不論德法兩國的愛國主義者有如何充分的理由來作爲他們佔領這兩州的根據，德法的戰爭，如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和一八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兩次的戰爭，總是企圖合併他國民族的戰爭無疑。

十九世紀民族自決的戰爭，在近東和巴爾幹方面的土耳其帝國的版圖內，便產生出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小國。無論這些小國中的那一個，都亦圖將他們的鄰近的民族和土地歸併自己的領土內，於是乎這四個民族間遂無時不在相互的鉤心鬥角。巴爾幹的民族問題，實爲一複雜而難解決的爭端。由於各民族都沒有顯著的血統上和語言上的分別，和平的宗教的方法以及理想的實行民族歸併的手段，都已經被採用而仍然無從解決，而戰爭也終於不得不發生在這個半島上面了。

自希臘與土耳其的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的戰爭發生以後，近東的民族糾紛已引起了世人的無限驚奇和注意。戰爭的本質，原在於小亞細亞的統治，但是繼之而起的，却是民族的問題。希臘戰敗，和約締結的二年後，居留於土耳其的希臘人須回返希臘；居留於希臘的土耳其人則回返土耳其，不管他們的財產的多少，貧富，和居留時間的久暫，成羣的難民帶着悲慘的命運離開了他們的舊土。所謂愛國主義——愛其鄰邦的思想——無疑的已爲民族主義所犧牲。或者在未末間，希土的試驗，將成爲民族歸併的糾紛的最好解決辦法；或者，愛國主義將永遠爲民族思想所犧牲。所可惜者，那種解決的方法，仍爲痛苦的藥劑呢！

(五)

上次的歐洲大戰，一方面造成了新興的民族國家，他方面也造

成了無數的政治地理上的贅疽。這種畸形的贅疽的存在，自然為民族問題的癥結，或者更將成為未來民族歸併戰爭的源泉。（譯者按：這一點已為德捷，德波的合併，及這次歐戰的事實所證明）巴黎和會中的紳士們，雖然忠誠地本着民族自決的原則以行事，然而他們總不能不代表其祖國以懲罰戰敗者。於是乎基於擁戴祖國利益的觀點而出發，他們顧不了民族的自決原則。為着國防上的需要，經濟上的利權，他們使戰勝國——意，羅，捷，波，南，希——滿足，捷，波乃戰後成立，使戰敗國——德，奧，保，土，——失望頹喪；而歐洲和平的暗礁，也就開始出現在這個不合理的政治地理的國界劃分上了。

民族自決的戰爭——別於民族併吞戰爭而言——並沒有絲毫結束的表現。一如十九和二十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對於土耳其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和諾曼諾夫王朝的反抗，未來間必然性的總要有一大更為廣泛的對於，法，意，奧，日等殖民帝國的勢力的反抗。

(上)

我們現在在這種討論在民族自決戰爭的歷史中的另一個糾紛因素——汎斯拉夫主義，汎條頓主義，汎拉丁主義，汎薩克遜主義等之因素——。他們都是十九世紀人類學及語言學上幻想而不精確的產品。因為某幾個民族有相似的語言，便以為這數個民族應該結合成為一個神聖的超民族。由於在某一時期中一班學者的提倡，這種「汎」的主義，遂逐漸深入民心且受了他們的崇信。無疑的這種運動將強有力的影響於國際的政治和民族主義者的戰爭。

汎拉丁主義運動，不僅為法蘭西以往帝王的願望，同時也為一般法國學者的愚昧企求。拿破崙第三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感情方面，這個運動已掀起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對於盎格羅薩克遜族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侵略的敵對。

由於奧匈帝國內的一些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及一班偽科學家的提倡，各種種斯拉夫系方言的民族，遂被認為應該連合成為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治的單位。因為俄國為歐洲斯拉夫的唯一強國，於是乎各斯拉夫民族國家都以他為領袖，而俄國的民族主義者也樂得利用這汎斯拉夫主義以實行其帝國主義的目的。在巴爾幹半島，俄羅斯對

抗着土耳其帝國，並且因為俄國勢力的影響，奧匈帝國中的斯拉夫族旁支，也以俄國為中心而連結起來。汎斯拉夫主義於是企圖毀滅奧大利帝國。

汎條頓主義與汎拉丁主義同時興起而由德國語言學家的提倡。他們以為德人，斯干地那維亞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應該結合成一個國族。為對付「汎斯拉夫」的策畧，保衛在奧匈帝國內的少數條頓民族起見，德國人遂以猛烈的手段，摧毀奧匈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其民族自決的思潮。而且為防止「汎斯拉夫」勢力的膨脹，汎條頓的策畧必須防衛土耳其帝國以與之對抗。自十九世紀末年以至於二十世紀的初年，德俄兩國終成為對立的仇敵。汎條頓主義同時也汎拉丁主義相抵觸，並招致德法兩國的民族思想成為對立的形勢。歐洲的舞台，在這時候已為這三個主義所佔據，同時也正進行着世界二次大戰的前奏。

因為英國人的語言一半屬於汎條頓民族，一半屬於羅馬人的緣故。汎條頓主義者和汎拉丁主義者都爭向英國擠媚眼。當十九世紀英法關係惡化時，特別是法蘭西受了德國的打擊之後，一般英美的名流即揚稱盎格羅薩克遜主義是條頓主義的一個部分；但是在二十世紀英德邦交將近破裂時，英國的有權勢的人物却轉口吻誦英法的血統實同屬於克勒特族（Celts）。不過這種論調的變動，僅是屬於暫時而已，英美另有他們的獨立的信念，就是別於條頓民族和拉丁民族的盎格羅薩克遜人，既通過了海洋而相互的提携，實負有「白種人的使命」。

此外，其他的「汎」的運動，尚有汎亞美利加主義運動和汎伊爾蘭主義的運動。汎美主義發育於北美美合眾國，其主要目的在於保衛其本身的利益及聯合南北美洲一切的英語的，西班牙語的，葡萄牙語的，法語的民族於和平合作的基础上，以對抗「汎拉丁主義」的汎格羅薩克遜的趨勢。至於汎伊爾蘭主義並非指語言上的聯合。這名詞乃是本基督敎國家的作家們用以指回教民族的團結運動。

「汎主義」的運動，也和民族歸併主義一般，已使過去的民族自決的戰爭錯綜和複雜，但是他對於未來的那種錯綜作用，却已受了相當的限制。在民族主義發育的時期，「汎主義」的運動不但可以為少數強權國家所利用，而且可以完成帝國主義的目的呢！

民主政治之我觀

情譯

在愛爾蘭樂土中，民主政治的意義是：每個人都像別人一般好，而看起來却還要更好些。至於美國人底觀念呢？勝我的人，不知盈千累萬；可是我仍和最優秀者一般好——也並不比那頂秀的一人強。

然而我們民主主義者，却生息於一個要服從法律的共和國裡。我傲然地向那不可避免的權勢彎腰。但我爲了保存它，在把我底自由貸出，企望着那連本帶重利收回的一天哪。

我們的生活，乃我所願渡底唯一的生活。我最感愜意的死亡，當是在爲維持我們幸福永存底不斷戰爭而殉身了。

古籍中周前政治思想

陳宏志

一、研究之困難

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所以極感困難者：(一)中國政治思想散在群籍，其紀載尙未編成系統。(二)史料屢偽，後人托古改制，以至偽書層見疊出，使研究者無所依據。(三)解說紛歧，往昔中國思想不在客觀以求真而在主觀以求善，是對一人一家之言，往往各自詮釋，並無客觀標準；復以古人用字造句，大抵簡單模糊，萬不如今日之精密，甚者古今相隔久遠，書中錯漏傳疑失實，是以一字一句可得數義。

研究周前政治思想，其困難益甚：(一)可據以研究之資料缺乏，孔子時既有殷夏文獻不足之感，太史公亦有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譜之嘆，可知殷前載籍在周時已甚缺乏，(二)周前之史疑問題，前儒多以爲周前時代已有燦爛之文化，其典章文物，無不燦然具備，所謂三代之治，唐虞之盛是也。然亦有置疑之者，如楊朱所云：「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者存若亡，五帝之事者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

近人亦不一其說，有謂周前時代爲部落分立時代，其生活似甚簡單，其智識似未脫牛開之域，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陳元德(中國古代哲學史)均主是說，有謂當此時代爲傳疑期，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夏曾祐(中國古代史)主其說，此外有主殷史之前頁爲神話傳說所造成者若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及陳順遠(中國法制史)等是，相傳最古之神話山海經所載，皇帝伏羲蛇身人首；皇帝女媧亦蛇身人首；皇帝神農人身牛首；是則堯舜以前爲神話時代日人五來欣造(儒教政治哲學)主是說，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欲求一正確信念，則有待於考証也。

二、周前時代之考証

自殷墟之史料發見後，近代學者多主殷代爲中國史之開始，而以殷前爲史前時代。今援引現代史家之言，以見其梗概：

(一)陳順遠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實以唐虞之前，縱有史而可疑也，甚至唐虞兩代及夏之史說，諸家所言，是否抑二雅馴一，是否皆虛確實，亦有考慮餘地，今人治史重在探証，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故自殷墟之史料發現後，國人遂暫以殷代爲中國史之開始……後人對於三皇五帝之紀載，在未有科學上之方法証明以前，至多僅可認爲史前之推測，或一種傳說而已，况周秦諸家頗多托古改制，富十「設法」之言，而漢晉之學又善作僞立奇，盛于詭譎之辭，依其所說，雖殷周兩代法制，仍感莫能過信，則溯而上之，更難爲史料也。」

(二)陳鐘凡氏以周前時代就其社會思想等可別為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二期，二期間之思想有如下紀述：

「第一、原始社會思想，由遠古迄于殷盤庚以前這是史前思想，當然無史可稽，如近代考古家在內蒙古鄂爾斯多所發現的舊石器，張家口附近的新石器，及仰韶文化金石交替期的石器，陶器，皆完全不見文學的記載，此外舊書所傳的神話傳說又多不可信，無法研尋。今依人種學及比較心理學的研究，推知是期的思想，其意識僅有直覺與聯想，尤以相近的聯想佔思想上之重要地位，每遇到不了解的現象即援引相近之對象以為解釋，遽經驗日多知識日進，方能應用相似的聯想，至相反的聯想則非所能知，故對於生死存亡的區別，人與物性質的不同，皆不能分辨，他們所信仰的惟有符咒及魔術而已，這是純為社會條件的鋼鐵，只得存而不論了。」

第二、奴隸社會思想，由殷中葉到殷之末世，這期以殷墟所在的小屯文化為代表，其出土的龜甲獸骨上所刻卜辭，由象形文字進至聲音文字，由單句紀載進至複句紀載，且可與各書中所存的史料互相印証，不過書中之偽古文十篇既不足信，今文七篇亦不免有後人增飾的痕跡，仍然不足信，詩經中的商頌更是春秋時來人的作品，現在惟據卜辭畧見當時奴隸制度，其一般思想由庶物崇拜至于拜神拜祖，由拜多神以至於一神，大概由迷信而進于多神教，拜祖教更進于一神教，以王史為其領導，其社會亦由奴隸漸進到封建制度時期。」

三、研究偽史之價值

梁啟超曰：「辨別偽書凡以求時代之証確而已，不能因其偽而逕行拋棄。」蓋以此偽書偽偽者之思想或偽者「當時時代意識之一斑，計亦良得也」。所謂偽史就特殊關係下面言，此關係既明則偽史即成真史；例如謂堯典為孔子所作，若已証其真，則據之以研究孔子思想，其價值與信史等。益有進者，偽書之作決非憑空而起，必有少份依據，有時亦能示吾人以真境界也。

四、偽史中周前政治思想

(一)伏羲——史載伏羲觀察自然，思考人事，于是作八卦，而因伏羲通神之極秘，大抵所謂伏羲之世，民智極低，感自然之玄奧神奇，而生畏心；又感自然之偉大，其人必須適合自然環境乃可生存，而生敬心。由崇拜自然而取法自然，以天地上下而定八卦符號，由八卦符號演成若干原則，以定君臣夫婦之義。(見易繫辭下)

當時政制已備，伏羲為君，其下有上下相，再下有行政官及地方官之設，其五官皆龍紀，亦由于敬畏自然之念而生，自然者天也，綜觀伏羲一代思想：由敬天畏天之念而取法于天，後應用于人事，乃生由上而下之統治觀念，及以地域為統治之觀念，(見通志三皇一)

(二)神農——神農之時，與伏羲之世對天觀念無甚差異，仍立五官，以火紀；惟地域則較擴大，當時已有地方分封思想，行封建之制及初期禮樂之治，人民彼此關係較深，社會關係日益繁雜，乃判闕於市，以聚天下之貨，以交有無，是可見當日行以物易

物制度，(見通志三皇紀，文獻通攷：錢幣攷)

(三)黃帝——時為兵爭時代，黃帝南征北伐，取勝于諸侯，諸侯咸服而稱天子，天子代天而治，集中政權，下設五官以雲紀(見通志；史記本紀)當時思想已有整齊劃一之念，乃嚴整分配地域，經濟上則交易合作，治安上則共同防衛(見通考，職役考)，思想上大有進步：由敬天畏天而至代天為治，由代天為治以至權力集中，由權集中而生整齊劃一之制度由是得以統治方便焉。

(四)堯舜——堯舜當盛平之世，承前制之整齊劃一，易理自易。時雖有洪水之禍，然制有所本，無大礙也，益因治水之故而多事建設耳。

當時思想較前進步之處有二，(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一貫政治理想產生；(二)擺脫以前思想之約束，如五官之由治天事而治人事，統治觀念：進步可見。當時制度之較前進步者三：(一)封建制度等級之分明。(二)立刑者，創五刑及流刑之多。(三)官制愈完備，其優點有五：分職多一也，更有統屬二也；每職專任三也；專官統治藩四也；設四岳會議五也，此外，行政官之期限有定，以考績而定升黜，是則薄具行政法之雛形矣。(見文獻通攷)

(五)夏禹——夏禹之世，洪水既定，海內租安承前代之恩惠，更悉力以事製作，以地理標準重劃九州，分田九等，定賦貢及五服之制，牽大大端，皆一代改革之政績也。

(六)殷——成湯建殷之前，桀爲天子，淫亂暴民，綱紀蕩然，中樞解紐，諸侯各自爲政，如是環境促成成湯創業之因，彼初征自葛，東征西夷，南征北狄，繼而滅夏（見史記股本紀），其初期政治思想爲：(1)托依天命(2)弭民伐罪(3)承認人民有政治力量(尙書湯誥)

就官制言，其較進化者，則有賦稅與技術之官，禹貢以後應有之發展也，至地方官制益見完美，其嚴密整確，實前代所未有。

綜論——殷觀周前數代發展之跡，其思想與制度皆有可觀，條理清析，循序而漸進，與人類社會進化之原則，絕不相違。觀乎伏羲，神農，黃帝三君皆先致力於社會政策以救人類物質之缺乏；至堯舜以後始用心於教化(見易繫辭下及尙書堯典)此就社會進化言之，亦至合理，蓋人先求衣食之道而後及于道德，自然之理也。

考數代進化之過程及其發展所歷階段，約有數點：(1)初由神權政治而進至托依天命，由托依天命而進至權力集中于天子，天子代天而治，天子之意即天意也。(2)由治天而進于治民。(3)由遊牧之制而進至統治地區確定之制。(4)由于地方之劃分而確定地方制度。(5)由只有中央官制而制至發展地方官制。(6)治理之思想由尙而遠，換言之，即貴族政治思想之確定。(7)由賦貢而進而有土木水車器貨之稅(8)由暴力之治而進于禮法之治。

五、周前帝皇及其政績之攷証

近人考証伏羲初見于易繫辭下第二篇，然此爲西周時代之作品；神農則初見於孟子

中許行之言；黃帝初見於漢書郊祀志所載秦靈公祭黃帝；堯舜始見於春秋時代孔門弟子所撰之論語；而大禹則初見於詩經，詩經者吾國最古之典籍也。諸皇先後次序適與世俗相傳者倒行逆施，由是亦可証明後人之僞托，即就其思想制度言之，亦可見其爲後儒托古改制故神其跡，遂多設法之辭，孔子祖述堯舜，正與農家之宗神農，道家之稱黃帝，墨家之法夏禹爲同一旨趣，各求有所本耳。堯典所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一純然儒家之中心理想，舜典所稱之「五典，五刑，五品，五教，又與儒派末流爲似，而舜時官職若百揆，司空，司徒，士虞，秩宗，典樂，更非其時所能完備如是，且如尙書，論語，孟子並同稱堯舜禪讓之制，以彰聖德之美，然劉知幾史通疑古篇首有所疑，而近人癸巳類稿，証，亦謂堯之長子制實不得其死，固不必引「囚堯」(偃末)之說，而始知其僞也。

至史載禹治洪水而疏九河，又設賦貢之制，丁文江氏親至昔日所謂龍門砥柱二地考察，以河寬數十丈，兩岸峭壁千尺，水出龍門則成廣川，濶二哩，皆出自天然，非人力所能及，是則與禹毫不相干，亦可証其僞也。

禹貢規定梁州貢鐵鏹之屬，丁氏以鐵于周末始被發見，而鏹者鋼也，更非禹時所能有，其爲後人僞造之謂與！

六、結論

周前古籍中之政治思想，自經考証而知其爲後儒「托古改制」之說，然僞史自有研究之價值前既言之，昔者哥倫布本欲至印度而

發見新大陸，所得原非真品，然卒由此而別開一新天地；今者吾人研究古籍，欲窮溯我國政治思想之源流，求周前政治思想之概況，所得亦非真品，而爲後儒對古代臆測之說，就政史言，則毫無價值，然就研究政治思想之觀點言之，自有相當價值存在也，試觀西洋政治思想，亦有假托臆測之說，如洛克，盧梭之輩，以古代原始社會由于初民以契約據相約而成；更如摩爾(Morand Moore)之烏托邦(Utopia)純然幻想假托之世界，然其價值不可泯也，我國先儒假說，如前所述，先爲合理，與社會進化原則絕不相違，謂爲先爲政治理想，亦不爲過，豈絕無研究之價值耶？

吾人治學必窮流溯源，辨僞証真，持客觀態度，用科學方法，非盲從附會，人云亦云所爲法，是周前古籍中之政治思想之有所研究與考証也。

恭錄 總理嘉言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什麼樣，都阻止不住的。

——民權主義一講——

古今名人嘉言錄

所以我們在抗戰中建國，必須要具備力行建國的兩種要素：第一要有犧牲的精神，第二要有嚴整的紀律。所謂犧牲的精神，不但在前綫抗戰殺敵，必須不避艱危，浴血奮鬥，凡我全國同胞，都要在各種崗位上，作堅苦卓絕的努力，都要以本身職責與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以個人權利與報酬，放在第二位，極端刻苦，極端節約，任勞任怨，不惜犧牲。所謂嚴整的紀律，就是要絕對服從國家法令，尊重公共秩序，爲了國家的自由，而貢獻個人的自由，滌盡我們民族散漫無紀的耻辱，造成進退一致動作協同的新風氣。

——蔣委員長三十年元旦告全國軍民書——

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駭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悻。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耻。

——曾國藩湘鄉昭忠祠記——

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 本屆顧問及職員名表

顧問：包令留

伍銳麟

連士升

曾昭森

李微塵

譚春霖

黃翠鳳

黃延毓

何永佑

Mr Gower

職員：

主席：正黃比德

副阮振常

文書：黃文謙

總務：蘇均焯

於仲澤

財政：張雲棧

出版組：正梁學輝

副李冬青

體育組：梁受安

生活組：陸士誠

本刊職員名表

總編輯：梁學輝

編輯：李冬青

特約撰稿員：阮振常

丘維清

洪傑超

黃文謙

陳宏志

編後話

是期得各師長及各同學的幫助，終於新年初與各位見面，這是非常興快的。本刊擬於一月底再出一次，希望各同學擁躍投稿，凡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其他翻譯等稿件，皆表歡迎，截稿日期：本月廿日。今次得到曾昭森教授的文章，對於兒童戲劇的意見，却有着扼要的說明，這是極珍貴的作品。至於其他的譯稿，對於歐戰的因素，和歐亞的形勢，也有很詳細的敘述與闡明。

本期出版因時間促忙，至編排各方面，沒能臻於完善，希望讀者隨時加以指正。